

# 雪夜煮酒

# 話

# 金瓶

金瓶梅方家譚



章培恒 刘心武等著

《金瓶梅》一直挣扎在禁与不禁之边缘，在中国小说史上毁誉之盛、褒贬之悬殊堪为最。

历来研究者之争论，集中于“作者”与“褒贬”两大问题，兼及主题、源流、人物、性描写、表现手法等。誉之者，视其为明代“四大奇书”之最，中国小说史上一座“光辉里程碑”；毁之者，斥其为“诲淫之尤”、“自然主义标本”。明人袁中道、谢肇淛等已为“金学”奠基，清人张竹坡、文龙等则构建起“金学”之基本框架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、郑振铎、吴晗等再启新端……

雪夜煮酒

舌

金瓶

金  
瓶  
梅  
方  
家  
譚

章培恒 刘心武等著

团结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雪夜煮酒话金瓶：金瓶梅方家谭/章培恒 刘心武 等著  
周晓宇 编—北京：团结出版社，2007.7  
(方家谭系列/彭明哲 主编)  
ISBN 978-7-80214-295-4

I. 雪… II. 章… III. 金瓶梅—文学研究 IV. I207.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5093 号

---

**出版：**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：100006)

**电话：**(010)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(发行部)

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总编室)

(010) 65244792 65126372 (编辑部)

**网址：**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**Email：**123456@tjpress.com (出版社) 65244790@tjpress.com (投诉)

65133603@tjpress.com (购书) 65228880@tjpress.com (投稿)

**经销：**全国新华书店

**印刷：**三河东方印刷厂

**装订：**三河中门辛装订厂

---

**开本：**170×230(毫米)

**印张：**29.5

**字数：**400千字

**印数：**5000册

**版次：**2007年11月第一版

**印次：**2007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**书号：**ISBN 978-7-80214-295-4/I·131

**定价：**48.00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，请与本社联系)

# 目 录

---

## 第一章 作者研究

- 《金瓶梅》的产生和作者 潘开沛 / 2
- 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究竟是谁 朱星 / 7
- 《金瓶梅》的写定者是李开先 徐朔方 / 21
- 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贾三近 张远芬 / 33
- 《金瓶梅》作者屠隆考 黄霖 / 50
- 汤显祖创作《金瓶梅》考 [美]芮效卫 沈亨寿译 / 64

## 第二章 版本成书研究

- 《金瓶梅》版本考 刘辉 / 100
- 谈谈《金瓶梅词话》成书及其他 杜维沫 / 121
- 《金瓶梅》成书的上限 梅节 / 128

## 第三章 主题研究

- 明之人情小说(节选自《中国小说史略》) 鲁迅 / 136
- 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《金瓶梅》 黄霖 / 139
- 社会、家庭和人生的全景观照  
——也谈《金瓶梅》的思想意义 刘孝严 / 162

统治思想趋于崩溃及旧伦理的沦丧

——《金瓶梅》所反映的时代及社会意义 田秉铎 / 175

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故事

——《金瓶梅》主题研究 卢兴基 / 187

《金瓶梅》的修辞

——以家喻国的隐射[美]凯瑟琳·卡尔丽茨 王利器译 / 208

#### 第四章 性描写与研究

论《金瓶梅》的性描写 徐朔方 / 222

“性”与“丑”：阅读行为与《金瓶梅》的意义 宁宗一 / 230

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

——《金瓶梅》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 王彪 / 237

告别道学时代

——《金瓶梅》性描写研究之检视和总结 葛永海 / 250

身体的敞开与性别的改造

——《金瓶梅》身体叙事的释读 冯文楼 / 258

论《金瓶梅》中的两性关系 邱绍雄 / 270

#### 第五章 人物形象研究

《金瓶梅》人物琐议 刘心武 / 280

西门庆形象新探 霍现俊 / 286

论潘金莲 钟明奇 / 294

李瓶儿形象辨析 周永祥 / 302

千古悲剧人物潘金莲 孟超 / 311

- 风云人物春梅 孟超 / 315  
因色、因财、因子嗣而牺牲的李瓶儿 孟超 / 318  
第一夫人吴月娘 孟超 / 321  
豪门领袖西门庆 孟超 / 324

## 第六章 艺术价值研究

- 《金瓶梅》对中国小说语言艺术的发展 周中明 / 330  
《金瓶梅》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宁宗一 / 348  
《金瓶梅》叙事美学特征 [美]浦安迪 沈亨寿译 / 359  
《金瓶梅》的讽刺艺术 [美]孙述宇 / 366

## 第七章 综合研究

- 谈《金瓶梅词话》 郑振铎 / 380  
论《金瓶梅词话》 章培恒 / 395  
论《金瓶梅》 徐朔方 / 408  
《金瓶梅》新论 [美]夏志清 何欣译 / 423

## 附录

- 关于《金瓶梅》(1954—2006)研究文章篇目 / 450

## 第一章 作者研究

《金瓶梅》的产生和作者 一潘开沛
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究竟是谁 一朱星

《金瓶梅》的写定者是李开先 一徐朔方
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贾三近 一张远芬

《金瓶梅》作者屠隆考 一黄霖

汤显祖创作《金瓶梅》考 一「美」芮效卫 沈亨寿译

## 《金瓶梅》的产生和作者

潘开沛

2

要研究《金瓶梅》的产生和作者，除了依靠以往的记载之外，就是依靠作品的本身。“五四”以来的许多学者和研究《金瓶梅》的专家，过去，在锐意穷搜有关《金瓶梅》的记载和材料方面，已下了不少的功夫；可以说，能够找到和可以利用的材料，他们都已经找到和利用了。但是，其结果，除了推翻了从“嘉靖间大名士”到王世贞作的传说之外，到底它是谁作的，是怎样产生的，却一直得不到要领。新的材料，新的证据，至今无人发现；所以要想依靠以往的文字来解决我们的疑问，已不大可能，现在唯一能做得到，而且比较靠得住的，就是利用这部书的本身。我所想要做的，也就是想从书里来发现书的作者，及其产生的过程。

首先我们要问，《金瓶梅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？我说：不是像《红楼梦》那样由一个作家来写的书，而是像《水浒传》那样先有传说故事、短篇文章，然后才成长篇小说的。这就是说，它不是哪一个“大名士”、大文学家独自在书斋里创作出来的，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造出来的，是一部集体的创作，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。

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？根据就在书的本身。

第一，《金瓶梅》是一部平话（《茶香室丛钞》十七：“《平妖传》、《禅真逸史》、《金瓶梅》，皆平话也……”），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小说家所写的小说。《金瓶梅》平话（以讲演为主），原来就是说书人自己编的，并不是某一个文学家写给普通人看的。这在《金瓶梅》里，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到说书人自己的语调，可以证明这一点。如词话本第一回三页：“说话的，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……”（说书人直接向听众说明事情时，总是以说书人的身份来对听众说话）。一回十二页：“看官听说，但凡世上妇女……”（“看官”是指听



众，而不是指看书的人)。一回十六页：“话休絮烦，自从武松搬来……”四回六页：“话休饶舌，那妇人自当日……”十回六页：“看官听说，原来花子虚浑家……”十四回八页：“话休饶舌，后来子虚……”十八回一页：“话分两头，不说蒋竹山在李瓶儿家招赘，单表来保来旺二人……”十九回三页：“且不说吴月娘等在花园中饮酒，单表西门庆从门外……”当然，文人也可以假借说书人的口吻来写书，可是因为它是平话，所以这种语调只能说是说书人的自然的口头禅。

第二，全书每一回都穿插着词曲、快板、说明。

一种词曲是由书中的妓女来弹唱的，如十一回十一页桂姐唱“驻云飞”：“举止从容，压尽勾栏占上风。行动香风送……”

一种词曲是由书中人物来自唱，如一回十一页由金莲“弹个山坡羊为证”：“想当初，姻缘错配，奴把他当男儿汉看觑……”

一种词曲是由说书人来直接形容人物的，如二回五页说书人用弹唱来形容金莲的容貌：“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髻髻，口面上缉着皮金，一径里蹙出香云一结……”

一种词曲是由说书人来形容气候的，如一回十六页：“但见：万里彤云密布，空中祥瑞飘帘，琼花片片舞檐前。剡溪当此际，濡伖子猷船……”

一种词曲是由说书人来形容景色的，如十九回一页：“但见：正面丈五高，心红漆绰屑。周围二十板，砧炭乳口泥墙。当先一座门楼，四下儿多台榭……”

一种词曲是由说书人来描绘一件事情的，如十一回九页，说书人用词曲来挖苦和讽刺勾栏：“有词为证：陷人坑，土窖般暗开掘；迷魂洞，囚牢般巧砌叠；检尸场，屠铺般明排列……”

由书中人物用快板（顺口溜）来自道的，为数也不少。如四十回的赵裁缝自道：“我做裁缝姓赵，月月主顾来叫。针线紧紧随身，剪尺常掖靴鞞……”三十回的接生婆自道，六十回的赵太医自道等等。

所有书中的词曲、快板，很显然地都是说书人为了说书时的演唱而引用或编撰的。据《野获编》的记载，《金瓶梅》里六十多种的词曲，是万历年最流行的时尚小令，一般的妓院歌女、富贵人家的男女、说书人，以至城市平民差不多都会唱的，这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。这正如现在，城市的无论什么阶层的人都会哼几句京戏一样。而这些流行的词曲，当然更为说书人所熟悉，以致他

们可以随手拈来，恰合其时地引用。所以不一定要“大名士”才能做得到；就是“大名士”也不见得就能做得到，因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，很难熟悉下层社会的生活。如写刘二开的娼店和经敬济做道士的种种卑劣行为，是非生活在下层社会者，所不能熟知和写出来的。

第三，《金瓶梅》在写作上存在着许多问题，如内容重复，穿插着无头无脑的事，与原作旨意矛盾，前后不一致，不连贯，不合理以及词话本的回目不讲对仗、平仄、字数多少不一等等。例子，这里就不再举了，因为另有文章专谈这事。我们从这许多写作上的毛病，看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？

书本身存在着的这些毛病，刚刚证明了《金瓶梅》不是一个什么“大名士”、大文学家所独自创作的作品，而是说书人，许多说书人在不同的时间和相同的时间个人编撰和互相传抄，不断地修改、补充、扩大、演绎的结果。

4

正因为是出于许多艺人之手，他们是在随编随讲的情况下创作的，又是在听众的“拥护”下继续创作的，后来的人又是在前人的创作基础上继续创作的，所以不能不使最后完成的一百回本（当时当然是抄本），存在着许多漏洞和毛病。当时的听众，只不过图一时的高兴，听一场又一场，听过去也就完了，谁去管它有什么毛病没有。同时，说书人一说就过去了，也很难发现它有什么问题。艺人们自己，只是师父传徒弟，这一家抄那一家的稿本，学一回，讲一回，学和抄都来不及，哪里还能讲得到研究。他们又没有学过做诗做对，而只是模仿别的平话（尤其是《水浒》）来创立回目，所以使回目不讲对仗、平仄、字数。而且编撰者为了生活，只顾往前编，只顾满足听众的要求，哪里来得及细细推敲呢。及至《金瓶梅》的抄本，到了文人的手里时，除了添补一些残缺的地方之外，只不过对回与回之间的连贯，和个别字句，加以润色而已。等到这本书送到出版者手里时，出版者也不过只是与文人合作做一做点滴的勘校工作，便拿去付刻了。——也正因为是这样，才有可能使我们现在从词话本中看到了《金瓶梅》不少的本来面目。如果我们看不到《金瓶梅词话》，而只看到崇祯本和康熙张竹坡的评刻本的话，有许多事情就不能知道了，如删掉了皇帝借太仆寺马价银的话，和修改回目等等。

第四，我们再进一步从全书的结构、故事和技巧来看，也可以看出是经过许多人编撰续成的。

我们先从最初的编撰意图方面来看，一回三页：“如今这一本书，乃虎中美女，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。一个好色的妇女，因与了破落户相通，日日追

欢，朝朝迷恋，后不免尸横刀下，命染黄泉，永不得着绮穿罗，再不能施朱傅粉。静而思之，着甚来由！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！贪他的，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，爱他的，丢了泼天哄产业，惊了东平府，大闹了清河县。端的不知谁家妇女，谁的妻小，后日乞何人占用，死于何人之手。”

按照这一段开场白看来，原编撰人的目的，只是打算把《水浒》里的武松杀嫂的故事，加以扩大而已；全本书，原来至多编撰到八十七回“王婆贪财受报，武都头杀嫂祭兄”就完了。以全书人物看来，也只有金莲与瓶儿二人最受宠，春梅还只是配角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位和特别受西门庆的宠爱。所以原书的名字，不一定就是后来的《金瓶梅传》，也许只是《金瓶传》或别有名称。因为只有《金瓶传》就够了，完全用不着添一个梅字。由此推断，从八十八回起，以春梅为主角的以下各回，当是后来别人续作的。

其次，从整个故事来看，八十八回以后，春梅和敬济假认为姑表兄妹的事，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，是完全不合理的，因为根本就无法通过周守备那一关。这显然是后来的续作者搞的玩意儿，因为不这样，他还想不出更巧妙的其他的办法来安排这几个人物，使故事继续演变下去。

全书写至八十七回金莲被杀，本可就此结束，然而书中的人物，如吴月娘的孝哥、春梅、敬济、雪娥、孟玉楼等等都还没有结果，所以八十八回以后就完全是为了使这些人得到结果的故事，这也是续作者的苦心。

再次，从全书的写作技巧或编撰技巧看来，以前五十回为最好，虽然尚存在若干小问题。可能最初只有这五十回，以后才由别人续作。五十一回到八十三回，问题最多，也许就是参加编撰的人较多的表现。八十八回以后的十三回，便差得多了，春梅的淫荡行为，不过是金莲行为的再现；敬济入守备府后的行为，也不过是抄袭西门庆家的情况。然而除了八十九回道坚对月娘的态度没有与前面照应，一百回西门庆的轮回不合理之外，这十三回中其他的小毛病却不多，这就是因为续作者的精神比较贯注的原故。同时比以前各回，写了更下层的民间生活。

全书至少可以分为四个大段落，即五十回以前、五十一回至五十七回、五十八回至八十七回、八十八回至一百回。

为什么别人要续作呢？第一，该是由“百回”的观念引起的。似乎什么书都得百回才合格，五十回当然太少，故事才开始呢。八十七回，似乎很不合适，减少了又可惜，不如补足百回为上，于是别人就继续编下去。第二，该是



受因果报应的观念而续作的。就八十七回结束，便还有许多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，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，应该一一各得到报应。于是将陈敬济死于刀下，春梅死于男子身上，孝哥出家……等等。第三，听众不满足。没有看到每个人的结果，都希望再听下去，于是只好继续一边编一边讲。

第五，从作者的直接描绘和一些淫词秽语中，也可以看出是说书人的创作。如二回五页，当西门庆被金莲的叉杆打在头上时，“便立住了脚，待要发作时，回过脸来看，却不想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，但见她黑鬓鬓赛鸦翎的发儿，翠湾湾的新月的眉儿，清冷冷杏子眼儿，香喷喷樱桃口儿，直隆隆琼瑶鼻儿，粉浓浓红艳腮儿，娇滴滴银盆脸儿……身儿……手儿……腰儿……脐肚儿……脚儿……胸儿……腿儿……”（这是《水浒》中所原有的），接着还有一首弹词。这也很显然地是说书人补叙进去的，不像小说家的创作。西门庆只是回头一看，他再怎样看得仔细，也绝不能仔细到这地步：不但见到了容貌的各部分，甚至连衣服裤子里的各部分都见到了！

《金瓶梅》里的淫词秽语很多，除历史背景外，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书的基本内容之一是说西门庆贪色好淫而引起，但另一方面，也还是由于说书人为了博得听众的欢心，和满足听众的低级兴趣，而不惮其烦地加以描述而来的。这从以往上海的说书情况，和以往湖南的花鼓戏以及许多弹词中，都可以看到这种低级兴趣的存在。

再如《水浒》的《王婆受贿说风情》的一回里，“两个就王婆房里脱衣解带，共枕同欢”时，说书人也插了一段形容性交的弹词；在《金瓶梅》里，这首词只改了个别的字。所以，像《金瓶梅》里所杂夹的淫词秽语，并不是从《金瓶梅》开始的，而是早已有之了，这本书只不过是加以扩大，和比较多一些。它之所以多，前面已说过，但它和那些同时的专谈性交的小说又是不能同日而语的。

以上是我个人对于《金瓶梅》的产生和作者的一些看法，提了出来，以供大家参考。

## 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究竟是谁

朱星

中国元明二代几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等都是经过许多人或几个人的手编成的，但都把作者定下来了，唯独这部最早的个人创作、现实主义杰作、素称“四大奇书”之一的《金瓶梅》，却至今定不下作者的姓名来，真是憾事！

7

关于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明末沈德符《野获编》上一段记载，应是最可靠的根据，但他没有明说《金瓶梅》作者是谁，只说是“嘉靖间大名士”。又因词话本上写作者是“兰陵笑笑生”，兰陵是山东峄县古名，又故事发生在山东清河县；又所用对话有些是山东方言。这样，嘉靖间的时代框框，大名士的身分框框，再加上山东人的地区框框，就成了确定《金瓶梅》作者不可忽略的三项条件了。因此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也就不好定了。

到目前为止，已提出的《金瓶梅》作者，不下12个，今分列于下：

(1) 兰陵笑笑生 这是万历丁巳年词话本上首先提出的。吴中初刻本（庚成年本）《金瓶梅》上根本未提作者是谁。

(2) 嘉靖间大名士 这是明万历时沈德符《野获编》、又《顾曲杂言》所说。虽未明说是谁，却是最重要而可靠的根据。《金瓶梅词话》丁巳年本《廿公跋》说：“《金瓶梅》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，盖有所刺也”。这巨公是大官僚，不只是大名士了。世庙是明世宗嘉靖。此说正可与沈氏所说相补充。

(3) 王世贞 清初张竹坡评本《金瓶梅》，有康熙乙亥谢颐序，最早提出是王凤洲即王世贞作。

(4) 王世贞门人 同上：“或王世贞门人”，但还接下去说：非王凤洲不能为。

(5) 李卓吾《古本金瓶梅》书首列《王仲瞿考证》说：“王世贞作，或云李卓吾作”。

(6) 薛方山（应旗） 清宫伟镠提出。据孙楷第先生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说：“清宫伟镠《春雨草堂别集》卷七《续庭闻州世说》又有薛方山应旗作，赵济鹤南星作二说（马隅脚说）。”

(7) 赵济鹤（南星） 同上。

(8) 冯惟敏（海浮） 这是孙楷第先生告我的，但他说：“只因他是临胸人，又是嘉靖间名士，并无旁证。”

(9) 李开先 文学研究所编《中国文学史》提出。据说是该所吴晓铃先生的意见。友人关德栋先生也曾有此说。

(10) 徐渭 维利《金瓶梅英译本序》提出。

(11) 卢楠 清《金瓶梅满文译本》提出。

(12) 李笠翁 清康熙时《在兹堂金瓶梅刻本》所题。

过去所提过的作者名都摆出来了。如果只凭猜想，不靠大量材料和充足理由，还可以提出一些姓名来。王世贞主持明嘉靖时代文坛的评隲，就封了许多名士，如前五子、后五子、广五子、续五子、末五子一大批。其中有些还是山东人。但说到最后都没有比王世贞更具备条件。

“兰陵笑笑生”根本是捏造的，吴中初刻本上没有，所以袁中郎、沈德符都未提及。“王世贞门人”也不合理。因为王世贞写这部长篇小说牵涉当代的人太多，不愿用自己真名。在晚年动笔时根本不让人知道，唯一可能的合写者是他的亲兄弟王世懋，决不是什么门人。李卓吾也不可能。李卓吾是闽晋江人，官小，经历不足，且未到过山东。薛方山是嘉靖进士，武进人，兰陵又是武进县古名，今常州，是苏州邻县；他又与严嵩有隙。但他是道学家，《明儒学案》中有他的学案；又著书很少，更不愿写小说。赵南星是山东高邑人，又是名士，但时代较晚，是万历进士，忤魏忠贤，与严嵩无关，著书也很少。冯惟敏是山东临胸人，是有名的词曲家。王世贞称其“北调独为杰出”，也是嘉靖时人，但功名官职都很卑，是举人，官保定通判，称不上“巨公”，也写不出《金瓶梅》中许多大场面。李开先较有条件，他是山东章丘人，著《宝剑记》，与梁辰鱼《浣纱记》、王世贞《鸣凤记》称明末三大传奇。但问题是他官儿还不够大，他是嘉靖己丑进士，除户部主事，改吏部员外郎中，擢太常寺少卿。

又时代较早，他生于1502年，死于1568年，严嵩死于1566年，李开先不可能在死前三四年内写出此一百回长篇巨制。又李开先与夏言（明嘉靖时宰相，为严嵩所谗杀）不睦，但与严嵩无怨。因此，李开先毫无必要在死前三四年（也正是严嵩死后三四年）中急忙写此长篇小说来影射讽刺严嵩。因此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也不会是他。至于徐渭（1520—1593年），虽是嘉靖年间浙江绍兴人，是有名的戏曲家、书画家，但经历不足，没有做过大官。英人维利因《野获编》提到麻城刘延伯家藏《金瓶梅》全书抄本，是从他妻家徐文贞处抄来，而徐渭字文长，与徐文贞好似排行弟兄，这实在是一个大误会。原来徐文贞是明相徐阶的谥号，徐阶是华亭（江苏松江）人。维利未查《明史》，故有此误。《野获编》或《顾曲杂言》中所提的徐文贞、刘延白二人，过去都未被人注意加以查考。我偶读《三希堂法帖》和《元曲选序》才见到刘延白是湖北麻城县一位大收藏家（详见后文）。至于卢楠也是维利提到的，原来维利精通满文（这是钱钟书同志告诉我的）。维利根据满文译本的序，提出卢楠一说，译音为LuNan、意译为Reed Cedar，正可译为“卢楠”。“广五子”中“浚、卢楠”应即卢楠。卢楠虽曾被王世贞列为“广五子”之一，颇有点名气，但还不够个大名士，他是河南浚县人，经历和遭遇也不称写这部小说。最后有人提李笠翁，这根本不值一驳。因为李笠翁名渔，虽然是有名戏曲家，但他是康熙时人，浙江兰溪人，后流寓金陵。只因他被人托名写《肉蒲团》淫书，所以无知书贾任意借用他的姓名。按《肉蒲团》是满篇荒诞下流的淫词秽语，除此一无所有，与《金瓶梅》全异其趣。《金瓶梅》如删去淫词秽语则更显其文学光彩。李渔之名既借用于《肉蒲团》，今又进而借用于《金瓶梅》，可见当时书贾腐儒之无知与无耻至极了。（《肉蒲团》之非李渔所写，当容另考）

以上论证，已逐一否定了王世贞以外的11人作为《金瓶梅》作者的资格，而仅凭康熙乙亥年《金瓶梅》谢颐序和清人一些笔记上所载的传说，就认定王世贞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也不足以取信于人。然而，因此就对《金瓶梅》的作者问题不去管他，不了了之，写个“佚名”或“无名氏作”了事，是不负责任的态度。《金瓶梅》成书距今只有三百多年，有关材料也不少，所以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应该考定，也可以考定出来。我认为，根据现有材料，有比较充分的理由，可以确定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王世贞。今把我的意见和所用的一些材料写出来供大家讨论，希望能得到补充或校正。如果谁提出另一作者，材料更多，更有说服力，我自当收回鄙见。

## 二

《金瓶梅》作者是王世贞，这本是旧说，不是什么新发明。我是吴人，少年时有位老儒是太仓人，也曾说：乡人传说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确是王世贞。但我只是姑妄听之。到我老来，才着手研讨这个问题，经过调查，检阅材料，逐步相信非王世贞莫属。

首先，我们先看看《明史·王世贞传》：

王世贞，……右都御史忬（忬读予——星注）之子也。……年十九，举嘉靖二十六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世贞好为诗古文。官京师，入王宗沐、李先芳、吴维岳等诗社，又与李攀龙、宗臣、梁有誉、徐中行、吴国伦辈相唱和，绍述何（景明）李（东阳），名日益盛。屡迁员外郎郎中。奸人阎姓者犯法，匿锦衣都督陆炳家。世贞搜得之。炳介严嵩以请，不许。杨继盛下吏时，进汤药。其妻讼夫冤，为代草。既死，复棺殓之。嵩大恨。吏部两拟提学，皆不用。用为青州兵备副使。父忬以滦河失事，嵩构之论死，系狱，世贞解官奔赴，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，涕泣求贷。嵩阴持忬狱，而时为谩语以宽之。两人又日囚服踞道旁，遮诸贵人舆，搏颡乞救。诸贵人畏嵩不敢言，忬竟死西市。……隆庆元年八月，兄弟伏阙讼父冤，言为嵩所害。大学士徐阶左右之，复忬官。世贞意不欲出。……吏部用言官荐，令以副使莅大名，迁浙江右参政，山西按察使。母忧归。服除，补湖广，旋改广西右布政使，入为太仆卿。……张居正枋国，以世贞同年生，有意引之，世贞不甚亲附。……会迁南京大理卿，……居正歿，起南京刑部右侍郎，辞疾不赴。久之，…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。先是世贞为副都御史及大理卿、应天尹与侍郎，品皆正三。……比擢南京刑部尚书。……世贞乃三疏移疾归，二十一年卒于家（据《明史稿》当是十八年，卒年六十五岁 [1526—1590]）。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。攀龙歿，独操柄二十年。……其所与游者大抵见其集中，各为标目，曰：前五子者：李攀龙、宗臣、徐中行、梁有誉、吴国伦也。后五子者，则南昌余日德、蒲圻魏裳、歙汪道昆、铜梁张佳允、新蔡张九一也。广五子则昆山俞允文、浚卢柟、濮州李先芳、孝丰吴维岳、顺德欧大任也。续五子则阳曲王道行、东明石星、从化黎民表、南昌朱多燧、常熟赵用贤也。末五子则



京山李维祯、鄞屠隆、南乐魏允中、兰溪胡应麟，而用贤复与焉。其所去取，颇以好恶为高下（赵用贤重出——星注）……

弟世懋，嘉靖三十八年成进士，即遭父忧。父雪，始选南京礼部主事……

再把沈德符《野获编》第二十五卷《金瓶梅》一段纪事摘录于下：

袁中郎《觞政》以《金瓶梅》配《水浒》为外典，余恨未得见。丙午（1606年——星注）遇中郎京都，问曾有全帙否？曰：弟睹数卷，甚奇怪。今唯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，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。又三年，小修上公车，已携有其书，因与借抄挈归。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，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。马仲良榷吴关，亦劝予应梓人之求，可以疗饥。余曰：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。但一出则家传户到，坏人心术，他日阎罗究诘始祸，何词以对？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？仲良大以为然，遂固箠之。未几时，而吴中悬之国门矣。然原来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，遍觅不得。有陋儒补以入刻，无论肤浅鄙俚，时作吴语；即前后血脉，亦绝不贯串，一见知其鹰作矣。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，指斥时事，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，林灵素则指陶仲文，朱勔则指陆炳，其他各有所属云。

11

（按日本《大汉和辞典》，《金瓶梅》条说是根据沈德符《顾曲杂言》，内容基本相同，但把延白拆开，在白字上加一点成刘延、白承禧二人，其实是一人，刘承禧字延白。白即伯，延与承义近。可证日本大辞典有误。《三希堂法帖》第一册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后有刘承禧题字，说他藏了该帖，自诩“右军法书，吾家第一。”后有“麻城刘承禧永存珍秘”字样。又《元曲选·臧晋叔序》中说：“顷过黄，从刘延伯借得两百种，云录之御戏监，与今坊本不同。”可证刘延伯是一位大收藏家。并可证延白即延伯。麻城县属黄州府。）

沈德符字景倩，一字虎臣，浙江嘉兴人，万历举人。生于万历六年，死于崇祯五年（1578—1642）。他本身也是个名士，著书很多。王世贞死时，他已12岁。少壮时寓北京，丙午年为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沈氏已28岁，后3年31岁时，从袁中郎弟袁小修手抄到全书（缺五回）带回苏州。

这段材料说明很多问题：